

中秋月明话团圆

中秋寄月

□ 唐家盐

又是一年中秋，皓月升于无量山的山巅，清辉漫过涧河宋词长廊与碱坝青翠葱绿的稻田。华夏的中秋，总绕不开一轮月亮。李白的《古朗月行》：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……”以及大家熟悉的《静夜思》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都是对月亮描写的神来之笔。月有圆缺，人有聚散，千古诗词把人间悲欢离合都寄于这一轮明月之上。月圆满时，万家灯火阖家欢聚；月残缺处，藏尽世间离别相思。于我而言，天上的月，亦是我半生浮沉的映照，抬头望月，往事便随月光汹涌而来。

八岁那年，父亲骤然离世，家的天空塌下一角。十岁，母亲选择改嫁，转身远去。懵懂的年岁，我与年幼的妹妹，便只能依附八十多岁的奶奶，在故土漏雨的土掌房下相依度日。日子清苦，缺衣少食，风霜压在老人佝偻的身上。每到中秋夜里，没有丰盛的宴席，没有完整的团圆，只有如水月光洒在盐碱地上，白蒙蒙一层碱霜，像薄薄落了一地寒霜。那时候尚读不懂古人“可怜

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”的愁绪，只静静望着天上月亮，心里隐隐懂得，世间并非事事皆圆满，月亮有时也会躲进云层。碱坝的土碱要历经七十二道工序方能成器，人世间的日子，大抵也如同熬碱，要慢慢熬，方能熬出一点烟火暖意，于是我便读懂了唐朝刘方平的《夜月》：“更深月色半人家，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，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我在夜深人静时，感觉到了初春暖意，感觉到人世间的真情。

长大之后，我背起行囊奔赴无量山深处工作。深山路遥，山高水远，从此便与故土聚少离多。无数个中秋，我驻守在山间，看月亮从重峰峦之间缓缓浮起。无量山的风掠过林莽山峦，虫鸣在山谷间低低回响，举头是同一轮明月，低头却不见至亲环绕。月光洒在发达水库堤岸，洒在小古德沟渠田垄，我守着一方山水，把青春交付彝乡群山，心中却盛满对家中老人、妹妹的牵念。月升月落，年复一年，天上月亮依旧周而复始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，人间的离别，却常常漫长难挨。

岁月流转，我与妹妹总算各自成家，以为苦尽甘来，可以好好相守团

□ 杨永誌

每到中秋，心中总会生出无限向往，盼那一轮皎洁明月，静静高悬辽阔夜空。古人说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这份望月思亲的情愫，千百年来总萦绕在人心间。

从前中秋没有法定假期，多少个佳节，被路途与世事阻隔，在外的人们很难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。等到步入社会参加工作，这份藏在心底的期盼，才终于有机会实现。可世事往往难以如愿，有好多个中秋的夜晚，偏偏遇上层层阴云，把夜空遮蔽，心心念念的月亮悄悄隐去，无缘看见它温润明净的模样。

思绪缓缓飘回年少时的中秋之夜。那时候家里日子清贫，生活过得紧巴，母亲却总会用心格好圆月的月饼，摆放在天井的方桌上。桌上还摆着通红的石榴，壳薄好剥的核桃，汁水饱满的红雪梨，软糯甘甜的无花果，还有炒得喷香的瓜子，静静等候月亮缓缓升起。

这是我们家独有的中秋仪式。当月亮慢慢越过墙外的竹梢，像一面银盘浮现在天际，清光洒落下来，把桌上的瓜果点都照得温润透亮。母亲便点燃纸钱，敬上三炷清香，对着天上明月躬身行礼，轻声诉说心中的心愿，祈求家人一年四季平安顺遂，日子越过越好。

纸钱燃起来，点点火星轻轻飞扬；香火燃起，缕缕青烟缓缓向上飘起，带着一种安静悠远的氛围。我们跟着母亲抬头望月，心神飞向遥远的月宫，想象嫦娥凭

大理美



月明中秋（夏传武 摄）

白族农家中秋宴

□ 李源江

每年中秋节，洱源县炼铁乡的深山峡谷里，满眼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致。漫山遍野的稻谷缀着金穗，风一吹就翻涌成浪，一派稻菽千重浪的丰收图景。坡地边的野菊开得灿烂，粉、白、黄、紫的花色嵌在青绿草木间，把峡谷染成了五光十色的美景。罗坪山溪水潺潺，万木红叶点缀，黄叶遍布山野，百草仍然绿意盎然，景色宜人，让人舒心。白族人家的青瓦白墙在核桃树林里，墙头上挂着黄灿灿的玉米，辣椒晒得红彤彤的，红、橙、黄的色块衬着黛色屋檐，一眼望去满是秋意。这会儿的农家院落早已热闹起来，妇女们系着蓝布包头，围着绣花围裙，在灶台前忙前忙后，柴火烧得很旺，饭菜的浓香从厨房里蔓延开来，顺着山谷飘远，吸引着在外的人回家吃中秋宴。

白族农家的中秋宴，自古以来以月饼开席。妇女们总说：“中秋月满，月饼也要圆”，提前三天就挑好小麦磨成细面，用清冽山泉水，加少许猪油慢慢调和，反复揉搓至面团柔软，再盖上湿布醒足时辰，让麦香与油香充分交融。我小时候总守在灶台旁看，只见妇女们先揪一块麦面团，在掌心揉成圆球再按扁，取出自家做的玫瑰酱，混上做好的核桃仁、白芝麻、薄荷叶，淋一勺自榨菜籽油拌匀做馅，稳稳裹进饼坯里。随后将饼坯放进刻着石榴、

月亮、鸟雀、牡丹的木质模具按实，脱模后个个圆鼓鼓的，纹路清晰鲜亮，还会在表面刷一层薄油，防止烘烤时开裂。烤炉提前用柴火预热，将月饼整齐摆进烤盘，妇女们守在灶边调控火候，时不时掀开锅盖查看，边烤边翻。待到月饼烤得表皮金黄，带着香味飘满院子，便取出晾至微温。咬一口外酥里软，麦香的醇厚，玫瑰的清甜、核桃的酥脆在舌尖散开，满是山野与麦田的实在滋味。恰如人们常说的“八月中秋月正圆，人间处处庆团圆”，这一口烤月饼的香气，装着白族人对待团圆最朴素的期盼。

宴席上的主菜，少不了一锅土鸡汤，这可是白族农家中秋宴的主菜。家庭主妇提前一天就选好自家散养的土鸡。那鸡平日里在山坡上刨虫、啄草，长得结实，肉质也鲜嫩。中秋节当天中午，男人们提着鸡去水边宰杀，用山泉水反复冲洗干净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，放进锣锅里，只加山泉水、几片五花腊肉、干野生菌、生姜、草果和一点食盐，其它调料都不放，进行慢炖。人们常说“好东西得慢炖，才能煮出本身的香味”。锣锅架在柴火上，小火慢慢炖，汤汁从清亮慢慢变成乳白，鸡肉的香味一点点渗出来，引得人直咽口水。小孩子爱蹲在灶边，看鸡肉慢慢变烂，长辈见了就笑着说：“别急，等你爸妈回来，汤才最香最浓。”等家人都到齐了，长辈掀开锅盖，热气腾腾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盛一碗汤喝下去，

浑身都暖乎乎的，夹一块鸡肉，送进嘴里，满口生香。桌上还会摆一盘凉拌蕨菜，吃着清爽解腻，刚好中和了鸡汤的醇厚。一浓一淡的搭配，体现出中秋节佳节妇女做饭的饮食智慧。

白族农家的中秋宴，从来不会少了酸辣鱼。鱼是人们从自家水塘里捉回来的鲫鱼，放在盆里还蹦个不停。妇女们开场剖肚的时候，总会特意留着鱼头和鱼尾，据说“鱼头朝东，鱼尾朝西，顺着山水的方向，日子才能顺顺利利”。煎鱼的时候，铁锅烧得滚烫，淋上一勺油，把鱼放进去，“滋滋”的响声立马传出来，煎到两面金黄，再放进自家腌的酸菜、木瓜、辣椒面、花椒面、干大蒜等佐料，加进冷水焖煮。等到大量佐料渗进鱼肉里，汤汁变得酸辣入味，鱼肉是嫩里带香。上菜的时候，把鱼放在桌子中间，鱼头对着家里的长辈，再给每个人碗里夹一块鱼肉，长辈们说：“多吃鱼，咱家年年都有余，日子好过奔小康。”我小时候总抢着吃鱼眼，大人就把鱼眼夹给我，轻声说：“吃鱼眼，能长见识，以后能走更远的路。”现在再吃这道鱼，酸得开胃，辣得过瘾，鱼肉的鲜和调料的香混在一起，一口下去，就能尝到大山里的风味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这道带着家乡味道的菜，让在外的人想起，就想着念着想回家。

吃完饭，就到了全家赏月的时候，白族人家会在院子里摆一张木桌子，放上月饼、核桃、板栗、花生、水果

奶奶的手工月饼

□ 李文开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年年中秋，月色如故。世人皆为精致的月饼欢喜，而我年过五十，岁岁中秋心头萦绕的，从来不是市面上琳琅的糕点，而是儿时家乡里，奶奶亲手烤制的土灶月饼。那一口朴素的香甜，是刻在我心底最难忘的中秋味道。

我的故乡，是一个藏在无量山北部静谧小村庄。我的童年，是大山赋予的纯粹时光。那时的村庄闭塞偏远，不通公路，也没有电灯。大山隔绝了外界的繁华，却留住了最厚朴的烟火与最纯粹的欢乐。如今我常常把这段往事讲给七岁的小女儿听，她满眼诧异，全然不信世间曾有过这样清贫的岁月。于她而言，灯火通明、交通便利是常态，可于我而言，那段艰苦的时光，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童年。

山野里长大的孩子，从不缺乐趣。夏日午后，我们结伴奔赴山间小河，弯腰捞灵动的小红尾巴鱼；秋日山间熟透的多依果挂满枝头，酸甜爽口，是独属于大山的零食。而在所有的传统节日里，我最期盼的就是中秋，因为这一天，奶奶会为我们烤制独一无二的手工月饼。

儿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砌着半人高的土灶，标配两口大铁锅。口径超一米二的大锅用来煮猪食，稍小的铁锅，便是一家人煮饭、炒菜、蒸杂粮的主力厨具。奶奶的中秋月饼，就诞生在这口寻常的铁锅里。

中秋前夕，奶奶便早早开始筹备。她细心磨好细腻的小麦面粉，备好醇厚

的红糖，精心挑选香脆的泡核桃仁、清香的苏子，再找出家里破旧的无底盆、小铁锅和几张旧报纸，所有食材、器具一一备好，静待中秋。

中秋当日，早饭后，便是全家最期待的月饼制作时刻。奶奶熟练地揉好面团，引燃土灶文火，我们四个兄弟姊妹便围在灶台边，叽叽喳喳地守着奶奶。奶奶将面团揉成圆圈的饼坯，均匀铺上红糖，撒上细碎的核桃仁与苏子，简单的馅料，却满是心意。

烤制的工序格外讲究。奶奶在铁锅里垫上一层报纸，将月饼轻轻摆放其上，再把无底的破盆稳稳罩住文火，顶部架上小铁锅，在铁锅里也燃着火。上下双层文火、双面烘烤，火候必须轻柔均匀，半点急不得。整整三十分钟的慢烤，热气裹挟着猪食、红糖与果仁的香气，慢慢弥漫整个小屋。

等待的时光漫长又期待，当锅盖掀开的一瞬间，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。刚出炉的月饼色泽泽温润，外皮微酥，内里绵软，红糖的甜、苏子的香、核桃的脆交融在一起，口感朴实却极其美味。没有精致的造型，没有繁杂的馅料，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月饼。

岁月匆匆，转瞬数十年。如今生活富足，各式月饼琳琅满目，甜腻精致，却再也复刻不出儿时的滋味。时光带走了清贫的岁月，也带走了慈祥的奶奶。

岁岁中秋，年年月圆。仰望明月，回味无穷，我始终记得无量山深处的小村庄，记得老日的土灶，记得奶奶慈祥的身影。那一枚手工烤制的土灶月饼，藏着故土的温柔、奶奶的疼爱，是我余生岁岁中秋，最绵长、最温暖的思念。